



【壹】

雷雷猫 著

民国
诡谲
玄幻
命运

一间历经百年风雨的神秘药堂
一本收录世间万物的珍奇手札

爱奇艺云腾计划重点推荐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旅行医手札

【壹】

雷雷猫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行医手札：全3册 / 雷雷猫著. — 北京：中国
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1

ISBN 978-7-5043-8339-6

I. ①夜…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6476号

夜行医手札（全3册）

雷雷猫 著

出版人	任道远
总 监 制	江 俊 杨阿里
图书策划	林 曦
项目统筹	王 萱 崔 帅
责任编辑	宋蕾佳
特约编辑	雷凌云
封面设计	禾 禾
责任校对	龚 晨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ntp.com.cn
电子信箱	cn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鑫兆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762(千)字
印 张	57.75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8339-6
定 价	138.00元(全3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 妖堂	1
第二章 · 神鹿	33
第三章 · 落颜	63
第四章 · 亚云	119

第五章 · 青澤

第六章 · 詭事

第七章 · 今夕

169

229

251

第一章 妖堂

01

民国八年的正月末，临城的天气还很冷，再加上这几日天一直阴着，天色也比平日黑得早，所以，即便是以商铺众多而闻名的五奎巷，也不过是天色刚刚擦黑，大多数铺子就关了门。即便关了门，可这些铺子还是会留下几盏气死风灯挂在店铺门口，这些灯笼或刷着店名，或用来照亮门口的招牌。不过，随着它们在冷风中摇曳，随着夜色渐渐加深，这些微弱的灯光非但没能延续五奎巷白日里的繁华，反而更让这条巷子显得萧瑟阴暗。

铺子都关了门，路上的行人则更少，偶尔有一两个，也是急匆匆的，没有半分停留，只是在青石板上留下一串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脚步声，然后便消失在了巷子的尽头。

就在这时，只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个梳着两条乌黑辫子的女学生沿着小路慢慢地走了过来。

这么冷的天，女学生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羊毛外套，羊毛外

套是青色的，质地应该不错，可就是袖口已经起了球，样式也有些老旧，显然已经穿了多年。女学生的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黑色的毛线大围巾，这总算为她增了几分暖意，却也将她的脸颊遮去了大半，只露出一对明亮的眸子。

因为阴天，青石板上布了一层水汽，经两旁的气死风灯一照，古旧的石板反着光，一看就很滑，这让女学生不得不走得小心翼翼。此时你会发现，在这么冷的天里，她竟然没穿棉鞋，只穿了一双黑色粗布面的学生布鞋。布鞋套在一双白色的毛线袜子外面，袜子紧紧裹着她的小腿，再加上露在大衣外的一小截黑色裙摆，更让人肯定了她学生的身份。只是，虽然天冷路滑，女学生的注意力却并没有完全放在脚下，时不时地还抬起头来，向两旁的店铺看去，似乎在找着什么。

终于，在拐过一个弯儿后，一个上面刷着“乐”字的淡黄色灯笼映入她的眼中，再仔细一看，挂灯笼的店铺竟然还亮着灯。这让女学生眼睛一亮，再也顾不得脚下湿滑的地面，快步走了过去。

来到那家店铺门前，她看到的“乐”字灯笼是挂在店铺的右边的，而店铺的左边还挂着另外一只，上面刷着一个“善”字，合起来就是“乐善”两字，再向大门的上方看去，黑色的招牌上清清楚楚地刻着“乐善堂”三个绿色的大字，原来，她要找的是一家药堂。

女学生对书法的造诣只限于字体的甄别，所以除了能认出这招牌上的字体是草书，写字之人很有力道之外，别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况且，她现在可不关心字写得好坏，她只知道这是她今天最后的希望了……即便，这家乐善堂看起来比她想象中的要老旧很多。

踌躇了一下，女学生走上药堂的台阶，来到大门前，她正要抬手敲门，却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一声低吼，这让她即将敲下去的手指顿了顿。可她又等了大概一分钟的样子后，却再也听不到里面的动静了，反而是她身后的街道上，风越吹越大，吹过街道发出的“呜呜”声，听起来有些吓人。

她不由得喃喃自语：“大概听错了吧。”一边嘟囔着，一边她的手

毫不迟疑地敲了下去——笃、笃、笃……

女学生用的力气不大，可是这敲门声在静谧的街道上却显得尤为清晰，店门是虚掩的，随着敲击，出现了一道缝隙，她迟疑了一下，便轻轻地把门推开，走进了店中。

一进屋子，一股热气便迎面扑来，熏得她眼睛雾蒙蒙的，须臾之间，她看到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当即彬彬有礼地对那人道：“请问，这里是乐善堂吗？我是来应聘药工的……”

临城是座大城，也是座古城，这一百多年来，在医药这一行有六大药堂享誉全城，分别是种德堂、陆同泰堂、庆余堂、方承志堂、回春堂和乐善堂。这几间药堂，即便是历代五朝变迁，新型医院在临城开起来一座又一座，也很难撼动其在临城百姓心中的地位。对他们来说，打针输液住院什么的，那都是有钱人能用得起的高级稀罕玩意儿，而他们这些小老百姓，生了病，还是找先生写个方子，抓几服药，心里最踏实。

对于家中曾经开过药堂的夏秋来说，即便她已经在雅济医专学了三年护理，眼看就要从医专毕业，直接进入雅济医院做护士了……可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她还是对千百年来老祖宗留下来的医术情有独钟。由于从小就跟着父亲在自家药堂帮忙，所以夏秋认药是很厉害的，这也是她想到六大药堂应聘药工的原因，只是，她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却不想困难重重。

这几天她几乎跑遍了全城，将其他五大药堂转了个遍。可明明很缺人手的几大药堂，一看到她是女子，还是个学生，便纷纷摇头，大部分药堂随便说一两句便将她打发了。可有一家药堂的管事居然语出轻佻，也让她当即甩了脸子掉头走了。虽然离开后她还是有些可惜，但是却也不后悔，只是又要继续找其他药堂的活儿干了，而这乐善堂就是她要找的最后一家。

说起这乐善堂，虽然也是六大药堂之一，可却是行事最低调的一家，同其他五大药堂及其家族在临城的根深叶茂不同，这间乐善堂也就只有在人们谈论起其他几大药堂的时候捎带提上一句，就连

位置也是夏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听出来的，可也只打听出它位于临城的东北角——五奎巷上，这也是她今天这么晚才找到这里的原因。

来的路上，夏秋的心中还是很忐忑的，生怕自己再被拒绝，那样的话，她就只能去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药堂了，先不论这些小药堂的大夫医术医德怎么样，单是酬劳就没法子同大药堂比。

据她所知，六大药堂的药工，一个月最少给四块钱的工钱，而且还包午饭。而小药堂的话，一个月最多两块钱，甚至还会找各种借口刁难克扣，一个月下来，很可能连饭钱都不够！

她现在缺钱……十分缺钱，她必须在夏天到来之前攒下一大笔钱。所以，若是这六大药堂不要她，那些小药堂她也没必要去了，只能另辟蹊径赚钱。

只是，等她好不容易来到这乐善堂门口后，心中却有些小小的失望，因为，同其他几家比起来，这家药堂的门脸儿实在是太小了，甚至可以说是破旧，真要论起来，只怕还比不上她家以前开的那间。不过，既来之则安之，都已经到了门口，哪有不进去看看的道理，若是真同她的想象出入太多，大不了走就是了。

可等她进入药堂，自我介绍完，真正看清楚坐在柜台后面的人之后，心中的失望又多加了一分。因为，坐在柜台后面的人虽然只露了一张脸，却可以看出那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此时他正伏在柜台上写着什么。夏秋猜，那人应该只是个学徒。

夏秋的到来似乎吓了那人一跳，他放下笔抬头看了看她，然后有意无意地又向身后看了一眼，那里有一条蓝色粗布帘子，遮着的应该是通往内宅的门。一般情况下，这种老旧的门脸儿都是前店后宅的。

看过帘子之后，这人才回头看向夏秋，问道：“这位小姐，你刚刚说什么？”

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夏秋此时已经预感到自己这次大概又要无功而返了，再加上如今铺子里只有一个学徒，又不是做主的人，所以更让她沮丧无比。不过，人家既然问了，出于礼

貌，她只得又小声重复了一遍道：“我是想问问看，你们药堂需不需要药工，我……我想找个差事！”

“药工？”这下，那人听清楚了，只是嘴角却向上扬了扬，拉长了声音道，“我家从不招工……”那人上扬的嘴角，以及被他拉得长长的尾音，立即被夏秋看作是对自己的嘲讽，因为这几天，她听到的类似语气实在是太多了。

多日的奔波此时化作满腔愤懑，不知怎的，夏秋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头也在同时抬高了，然后睁大了眼睛看向那人道：“你们这里是乐善堂吗？种德堂他们都在招药工，预备着过几日开市，你们难道不需要？”既然被怠慢已经是肯定的了，那倒不如把底气做足，说不定还会被高看一眼。

那人似乎没想到一个来找活做的小丫头片子竟敢这么大声地对他说说话，一下子来了兴趣，干脆从柜台后面绕了出来，向夏秋走了过去。

只是，等他离开了柜台的遮挡，走到了烛光下后，夏秋这才发现，她以为的学徒，竟然穿了一身灰格子的西装。只不过，他并没有系领带，只是任由西装里面的衬衫敞着领口，而领子则翻到了西装的外面，就连袖子，也不伦不类地向上挽了一截。

夏秋的脑袋一下子有些发蒙，她记得上次看到有人这么穿衣服，还是年前在雅济医院实习时，那天据说是洋人的圣诞节，自己的实习指导，从国外留洋回来的罗医生要去参加什么“派对”，所以才会打扮得如此摩登。否则的话，平日虽然他也穿西装，但样子、颜色就要保守多了，远不如那会儿那么打眼。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这西装是保守还是时髦，都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徒能穿的，更何况，这个男人比罗医生穿得好看太多了。怎么说呢，如果说这衣服穿在此人身上衬得他像是一朵从远处飘来的白云，那么穿在罗医生身上就像是一只被打包带捆好的行李……

夏秋知道这么比喻有些怪异，可看着这个男人就这么向她走来，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尤其是等他那双眼尾微微上翘的丹凤眼眯起来看向她的时候，她只觉得口舌发干，脑中更是纠结成了一团乱麻，

甚至连思考都不会了……直到，这个男人笑嘻嘻地开了口：“我还是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埋怨我们药堂不招工喽，嗯？”

02

他的声音懒洋洋的，照样拖长了尾音，而随着他渐渐靠近，夏秋只感觉他若有若无扑过来的气息快要将她的脸蛋给烫熟了，更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却见男子本来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大了，看向夏秋的眼神中也出现了一丝诧异，紧接着他的眉头蹙了蹙，原本已经向夏秋弯过来的身子也直了起来。

随着他脸上笑容的消失，夏秋的神智也一下子被找了回来，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表现是多么的荒唐，就像是……就像是中了邪一般，仿佛刚才那一瞬间，自己的眼里只有这个男人一样。如今夏秋总算恢复了神智，便连忙后退一步，然后她垂下头，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等做过这一切之后，等她再次抬起头看向对面的男人时，却见他也不过就是眼睛长得比一般人好看些、顺眼些罢了，再加上皮肤白一些，眉毛浓一些，打扮摩登一些……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让她有那么十几秒的失神吧……只有十几秒，绝不会更多！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夏秋说话也有了章法，她看着对面的男人缓缓地道：“你好，我叫夏秋，是雅济医专三年级的学生，我家里以前是开药堂的，所以，想来你们药堂找一份药工的工作，不知道贵药堂需不需要人手。”

等她不卑不亢地将自己的来意和身份说完后，却发现对面男人的眉头似乎皱得又紧了些，嘴唇也抿成了一条线。

虽然从一进门夏秋就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可当她清楚地听到这个男人人口中冷冰冰的“我们不需要”这几个字之后，还是难免有些失望，仿佛觉得这个门脸儿破破烂烂的药堂也并不如她刚刚认为的那样糟糕了。

如今，她既然被拒绝了，也就该离开了，可不知为何，夏秋却迟迟说不出“告辞”两个字，整个人也有些呆呆的，而这个时候，对面那个原本笑嘻嘻的男人似乎更加不耐烦起来，再次重复道：“我们这里不需要药工，你还是去别家看看吧。太晚了，我们要打烊了。”

逐客令已下，夏秋知道非走不可了，更知道自己今天迈出这个门之后将会面对的是什麼，毕竟，被六大药堂拒之门外后，意味着她满心的希望将化为泡影，她接下来的几个月也会更加难熬。

可是，再难熬，也得熬下去呀！

她的心中暗暗下了决心，毅然决然地准备离开，可就在这个时候，她却突然听到一声低吼从柜台后面的那条粗布帘子后传了出来。

随着这声音，她清清楚楚看到面前的男人愣了一下，然后，便见他再也顾不得她，而是急忙冲到了柜台后面，掀开了帘子。帘子的后面果然有扇门，一眨眼的工夫，他就穿过小门消失了。

看他就这么走了，夏秋先是怔了怔，而后竟鬼使神差般地，也绕到柜台后面，紧随那人之后来到了帘子前。不过，等夏秋掀开帘子后，却发现帘子后面的门竟然没有关上，而门的后面，是一个黑漆漆的院子。

由于没关门，所以几乎是在她撩开帘子的同时，一股强烈的冷风便猝不及防地吹向了她的，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更睁不开眼。但似乎是好奇，又似乎是下意识的，她还是穿过了小门，沿着勉强能看清的台阶走了下来，进入了那个院子。

她进入院子后，那股不知道从哪里吹过来的冷风便消失了，这也让她终于能睁开眼，只是，还没等她看清眼前的东西，却惊恐地发觉，随着一阵阵什么东西的喷气声，一个身材高大，目测至少有两米高的黑影向她冲了过来，眼看就要撞上她。

猝不及防间，夏秋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可慌乱之中她却忘了身后还有台阶，于是脚下一绊，她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一屁股摔坐在了台阶上。

就在她摔倒的工夫，那东西便冲到了她的近前，黑暗中，虽然

她还无法看清那是什么，却已发觉冲向她的那个黑影竟然有四条腿，也就是说，撞向她的东西，绝不是人！

也对，将近两米高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是人？

非人、四条腿……那就只可能是野兽喽——她有些混乱地想，她到底是会被它咬死，还是会被它踩死呢？

不过，就在夏秋忙着胡思乱想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在后院中响了起来：“放肆！”

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那只野兽仿佛碰到了什么东西上，竟然生生停了下来，甚至于还发出一声痛呼。

眼看就要撞上来的东西就这么硬生生地停了下来，这若是在平时，一定会引起夏秋的关注，不过可惜，这个时候夏秋刚刚“死里逃生”，脑子还乱糟糟的，根本就顾不上往别的地方想。而且这个时候，她也终于能看清那头野兽的真正面目了，结果却大大在她意料之外，也让她忘记了考虑这件事的诡异之处，因为，向她冲过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猛兽，竟然是一头高大的梅花鹿。

这头梅花鹿应该是一头成年的雄鹿，四肢健硕，看起来十分有力，不但如此，它的头上还长着一对巨大的鹿角，这一对鹿角仿佛树杈一般，即便在夜晚也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十分漂亮。也正是因为它这对粗壮巨大的鹿角，也才会让它看起来比一般的雄鹿更加高大，也才会让夏秋以为撞向自己的是一头高大凶狠的猛兽。

只是……药堂的后院里怎么会有一头鹿？

电光火石之间，夏秋突然想起来了，以前她就听父亲说过，一些大的药堂有时候会自己养鹿用来割鹿茸，甚至于用来操纵药市的行情，因为鹿的身上可以用来入药的地方非常多，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她刚来临城的时候，也听本地的同学提过，说是几十年前，种德堂在临城郊外养了几百头梅花鹿，有一年鹿茸行情暴涨，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也成了六大药堂之首，羡慕旁人。所以，自那以后，很多药堂都学了去，只不过规模都是根据药堂自己的情况，有大有

小罢了。不过，在这临城，再大的鹿场，也都大不过种德堂的。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头梅花鹿出现在后院也就不奇怪了，毕竟这乐善堂也是六大药堂之一，肯定也养了鹿。如今，他们将鹿牵到了后院，要做什么也很清楚，除了割鹿茸，夏秋实在想不到还能有别的。

此刻，虽然这头梅花鹿停下来了，但是它却还在不停地喷着气，看起来很暴躁，眼睛里也布满血丝，显然刚才受了不小的惊吓。

夏秋又忍不住向它那对威武的鹿角看了去，显然这头梅花鹿已经成年，凭她对药材的了解，鹿茸是取不了了，因为鹿茸需要的是未成年小鹿的鹿角，但是这头成年鹿的鹿角却可以用来熬制鹿角胶，那也是很贵重的药材之一。

品相如此好的鹿角很难得，熬制出来的鹿角胶也一定是上品，而且，即便不用来制胶，只是整对拿去卖，也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更何况，除了鹿角，鹿的浑身都是宝，否则的话，那些有财力的药堂又怎么舍得办鹿场。要知道，临城本地是很少见到野生梅花鹿的，那些鹿可都是他们托人不远千里贩过来的呢！

她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在门外时听到的那声闷哼，显然，那不是错觉，更不是风声，因为那声音和刚刚在屋子里听到的声音除了大小之外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那声音应该是这头梅花鹿发出来的声音，显然，它是很不甘心被切掉鹿角的。

据她所知，若是自家鹿场里的鹿，绝不可能长出这么长的鹿角来，因为鹿茸比鹿角更好卖，鹿场主人绝不可能将鹿角留到这么长才割，所以，这头鹿只可能是猎人从野外抓回来的。而像这种野生梅花鹿的角被活生生割下后，即便不被杀，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因为那是它的精华所在。

犹豫了一下，夏秋从地上站了起来，向这头梅花鹿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陆天岐根本就没想到，夏秋会跟着自己进后院，所以，等他察觉的时候已经晚了，不过，幸好梅花鹿被及时制止了，这才没有酿

成惨案，不然的话，肯定又要增添很多麻烦。

危机虽然解除了，可他还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如今看到夏秋只是摔了一跤，并没有出什么大事，便忍不住大声呵斥起来：“谁让你进来的，还不快点离开，否则，别怪我……噢，你要做什么？！”

看到夏秋向那头差点将她踩死的梅花鹿走了过去，陆天岐又奇怪又吃惊，心道：莫不是这个女人被这头鹿给吓傻了？看到差点踩死自己的“凶手”非但不躲开，反而要靠上去？

虽然心中这么想，虽然刚才在前面大堂的时候，这个丫头片子身上散发出一股让他很不舒服的气息，可他也不能看着她自己去找死呀，更何况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所以，吃惊之余，他就想上前将夏秋拉开。只是，他的脚刚刚动了动，却被一个人拉住了胳膊，他转头，神色古怪地看向身后那个穿着靛青色缎面长衫的男人道：“乐鳌，你拦我做什么？”

03

被称作乐鳌的男子，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样子，正是刚才喝住梅花鹿的人，也正是这家药堂的东家。此时，他的眼神完全停留在夏秋的身上，然后看也不看陆天岐地道：“你说，她想做什么？”

“做什么？作死！”陆天岐一边愤愤地说着，一边想挣开乐鳌的手，“放开我，我可不想给咱们药堂找麻烦！”

只是，乐鳌的手像是一把铁钳，他怎么也挣脱不开，因此，他只能抽回落在夏秋身上的视线，转头看向乐鳌，只听乐鳌抿抿唇道：“难道你找的麻烦还少吗？”

“你拿我同她比？”听到他竟然把自己同这个初次谋面的丫头片子比，陆天岐额上青筋直冒，就连脸颊都被气红了，但是，虽然生气，除了不甘地嚷嚷两声，一时半会儿他竟然也找不到反驳乐鳌的理由。

也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夏秋已经走到了那头梅花鹿的面前。

这头梅花鹿果然高大，不算鹿角，竟然比夏秋还要高两三寸，以至于夏秋看它的时候，还要仰着头才行。不过，虽然刚才它差点撞倒夏秋，此时看起来也很暴躁，但却再也没有半点想要攻击夏秋的样子了，只是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她看。

看到它的样子，夏秋也安心了几分，于是她先试探地抚了抚这头鹿的后背，见它没有抗拒，接着便轻轻地抚向它的脖颈，一下一下地，看样子是试图让它冷静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夏秋可以感受到，随着自己的触碰，这头梅花鹿仍在微微颤抖，应该是还没完全从刚才的激动和恐惧中平复下来。渐渐地，颤抖慢慢消失了，鹿眼里的血丝也悄悄消散了，到了最后，它的气息也不像刚才那么粗了，呼吸平缓了下来，情绪自然也慢慢缓和了。

对于夏秋的做法，以及那头鹿的配合，乐鳌暗暗称奇，就连陆天岐也不再去阻止她了，只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和那头渐渐变得安静的鹿。

又过了一会儿，这头梅花鹿总算是彻底平静下来，乐鳌正要走过去，却见夏秋突然用自己的脸颊轻轻地抵住这头鹿的脖子，似乎对它说了什么话。

她的举动让乐鳌的眉毛挑了挑，因为他很清楚地看到，在她说完那句话后，那头鹿的身体又很明显地紧绷了起来。紧接着，让陆天岐和乐鳌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原本已经渐渐安静下来的梅花鹿，突然脖子一甩，四蹄一跃，向前蹿了去。与此同时，离它最近的夏秋也被甩开，然后她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几步，最后“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竟然又摔倒了。更巧的是，这次她摔倒的位置，刚好将门挡了个严严实实。

不过，乐鳌早已发现了不对劲儿，所以，就在鹿蹿出去的那一刻，他便对身旁的陆天岐哼了一声道：“把它带回来！”

梅花鹿逃跑，夏秋摔倒以及乐鳌开口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等

陆天岐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头梅花鹿早就蹿过那扇他们进来的小门冲了出去。紧接着，前面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乱响，应该是打碎了什么东西的声音。

只是很快的，就又重新恢复了平静，应该是那头鹿撞倒东西后跑掉了。

前面传来的声音听得陆天岐心中一揪一揪的，心想这次损失绝对小不了，于是他狠狠瞪了眼地上的夏秋，又瞥了瞥身后的乐鳌，幽幽地说了句：“记住，以后别老说我找麻烦了！”说完，他绕过夏秋，快速向小门冲了过去，身影闪了闪便消失在门口，却是追鹿去了。

夏秋有心拦住陆天岐，可他身手实在敏捷，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绕过自己追了出去，而就在她发呆的工夫，却听一个声音缓缓地說道：“怎么，还不起来吗？”

夏秋这才回过神来，急忙转回头，快速看了站在自己面前那个穿着靛蓝色缎面长衫的男子一眼，然后又快速低下头，再不敢看他，而是红着脸从地上站了起来，借着拍打沾在衣服上的灰尘来掩饰自己的情绪。只是在拍打的过程中，她却心疼地发现，自己的外套上不知何时破了一个大口子，应该是在刚才摔倒的时候扯破的。

这衣服还是她娘亲给她留下来的，也是她为数不多的能穿出去见人的衣服，平日里只会被她小心地压在箱底，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晒一晒，这次，若不是为了找差事，她根本就舍不得穿出来。

正在夏秋沮丧的时候，乐鳌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淡淡地道：“院子里冷，进屋吧。”说着，他绕过夏秋，头也不回地进了小门，往大堂去了。

夏秋回到大堂的时候，乐鳌已经坐到了旁边专门为大夫看病方便准备的隔间里，隔间同大堂只有一道帘子隔着，正对着大门口，此时，帘子高高地卷起，隔间便同大堂连在了一起，乐鳌就坐在隔